



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  
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  
何如後人不讀將至於鬻顏  
其家聲不如禽犢苟跡他室  
當念斯言取非其有無甯舍  
旃虞山周氏鵠峯草堂謹述



平臺

召對欽奉

御劄

聖諭二道



內閣傳奉

御劄朕昨平臺召對

內閣府部科道

等官輔臣鴻訓

面薦本兵王在

晉清譽素著熟

諳韜鈴况曾經

畧遼東久練邊

務一切軍務可  
堪倚任朕思果  
能居中運籌調  
度殄滅奴虜恢

復舊疆封拜爵

賞朕決無吝惜

又給事中薛國

觀奉差山海事

律例  
竣具奏彼處情  
形及軍中弊竇  
種種敷陳剴切  
朕已面諭仍着

從實指名奏來  
以憑裁奪遼東  
如此他處可知  
言官不徇情面

克盡糾彈之職  
庶積習可破軍  
餉不致虛冒矣  
至如宣大挿酋

警報已及半載  
有餘未見彼處  
督撫鎮道等官  
設法防禦相機

堵截一遇傳報

動輒請帑為辭

希圖塞責平日

職守謂何部發



軍餉何在顯是

該鎮文武將吏

不行精核以致

軍馬單匱糧餉





虛冒徒飽貪官  
谿壑使軍士枵  
腹何以折衝禦  
侮見今內帑空

虛非昔年之帑  
豈得頻請卿等  
還傳示戶兵二  
部着多方設處

務使足兵足食  
毋致臨渴掘井  
有悞軍機卿等  
擬諭來行故諭

崇禎元年六月  
日

聖諭朕惟司馬掌握  
六師九塞之安

六部都察院接

出

聖諭朕惟司馬掌握  
六師九塞之安

危所繫督撫經  
營各鎮四夷之  
叛服攸關儻兵  
實揆討不精則

軍興緩急何賴  
邊防漸壞敵愾  
奚張朕昨平臺  
召對內閣府部

科道等官輔臣

鴻訓面薦本兵

王在晉清擦素

著復諳鞞鈴况

曾經略遼東久

練邊務匈奴部

落歷歷指掌一

切軍機委堪倚

任若果能居中

調度悉力運籌

殄滅奴虜恢復

舊疆封拜爵賞

朕決無吝惜又

給事中薛國觀

奉差山海事竣

具奏彼處情形

及軍中弊竇種  
種敷陳剴切朕  
已面諭仍着從  
實指名奏來以

憑裁奪夫遼東  
如此他鎮可知  
若言官不徇情  
面克盡糾彈之

職則營伍虛冒  
可稽軍糈耗蠹  
立剔矣至於補  
箇帑賞久在遼

東一旦拔帳而  
西騷動宣雲已  
逾半載不知啓  
疆之故的是何



因又未見彼處  
督撫鎮道等官  
作何設法羈縻  
作何相機堵截

一有警報動輒

請帑爲辭希圖

塞責平日職守

何在部發額餉

何在顯是該鎮

文武將吏不肯

清核以致糧餉

虛靡士馬單弱

徒飽貪官之橐

罔恤戍卒之饑

脫有不虞何以

禦侮見今內帑

空虛曩非管比

何得任意頻請

着戶兵二部從

長計議多方設

處務使兵食兩

足戰守有資又

覽輔臣道登疏

內所言三款曰

守

祖制曰乘虛心曰責

實効確於軍國

有裨足見經濟

遠略諸輔始終

擔當朕自主持

獨斷必使情面

破而欺冒清兵

餉足而醜虜滅  
使天下後世知  
朕君臣令共倡  
應之効也卽着

中外諸臣一體

遵奉力行敢有  
視詔旨如空文  
而怠玩泄緩仍

前漫不經心臨  
期捉襟露肘此  
推彼卸坐誤軍  
機科道官卽時

指名劾奏國憲  
凜然朕决不輕  
貸爾等內外文  
武各官俱要體

朕精兵足餉至

意力破積習丕

振新猷仍馬上

傳與各邊將吏

知道

崇禎元年六月十三日

在晉恭誦

聖諭受

知甚深為

本朝所未有矢忠殫慮仰圖報稱祇因

平臺激諫極陳時事史臣注記語至數千百言觸諱

招尤為時局所忌又緣南垣糾彈樞輔濫用金

錢

旨下兵部覆核水石相搏風波遂起於是異已合謀

借惠安伯張慶臻提督

京營增

遼事實錄

序事





勅一事與晉爲難夫投揭請增自慶臻

呈稿

批紅自內閣執筆增寫自中書兵部未之知也閣  
臣自認罪矣旋奉

聖旨兵部不具勅稿不必牽連

聖鑒朗如日星部臣可幸無罪孰意債帥叛臣厚囑

言官吳玉輒因

召對值晉杜門註籍謾肆糾纏必欲逐本兵而後已

馬世龍以九月起解直至晉二月離

京而纒臣始赴訊焉張春一招奉

旨張春提勘已六月餘何得遷延至今且王在晉在  
任何乃不奏就中顯有情弊該部還覈實從公  
確議具奏此係黨謀驅逐爲賊臣道地之明徵  
矣晉素無奧援起任南銓守正忤璫八推不用  
其始也衆人舉之當邊事極壞之時而特膺巖  
關之重其旣也一人毀之以

聖明昭鑒之晰而猶掛神武之冠

恩重如山身輕似葉戊辰晉任中樞黠虜十數萬  
攻圍大同沿邊州縣衛所城堡共五百九十八  
處並無失陷比年患虜岌岌乎不能支矣老臣

衰暮犬馬無報

主之時而獨抱杞憂驚心宵旦痛念十餘年遼事壞於門戶之分岐用人一脉胚胎不可轉移肺腸自是各別

廟戰戈矛機鋒盛熾塗毒生靈禍移於國讀是編者不能不掩卷而三嘆矣

在晉謹識

三朝遼事實錄序



婁江大司馬王公自壯

歲登朝敷歷中外其完

名大業載在國史見諸

文章者朝野咸得知之

獨其經畧四鎮也米聚  
山川箸籌石畫所當名  
王黠虜前後俘馘不可  
數計其降附諸戎合幾  
三部九塞稱元臣名將

業無與均顧其成功所  
自乃得之廉與公惟廉  
故士卒樂爲之歿惟公  
故上下樂爲之用蓋自  
公擐甲而出呂至解印

而歸無或曰茲薏明珠  
誦者則廉與公之徵也  
庶幾哉汾陽之風乎公  
卧江上者十餘載而東  
事日改烽羽芻午虜且  
闌入代上谷矣公生平  
古正不阿靖白自守無  
儉心無懟色一腔忠赤  
秉志不渝聞警以來以  
管時鎮邊寔事彙而爲

錄示余謂老臣所服之  
衣

先帝賜也今服之矣敢愛  
身哉惟是矜矜矢心媿  
無以報塞一生微略盡

在此錄以志不敢忘醜  
虜也蓋公之爲大臣其  
官自郎署守長藩臬幾  
十政無所不周歷其地  
自畿輔河洛齊魯楚越

幾萬里無所不馳驅其  
 宦蹟自簿領錢穀河渠  
 法律藝文軍旅之事幾  
 百試無所不瞻舉彼其  
 夙夜奉公優游布政既  
 為歷代名臣所難而至  
 受事樞府為之省浮羨  
 佐軍興嚴斥堠畫郊圻  
 儲待嘗克刁斗不絕視  
 彼蒙安襲故者何啻天

壤至若遼與九邊等邊  
耳而孤懸千里地勢積  
弱軍不宿飽債帥爲政  
公又爲之簡汰訓練按  
堵幾十年皆公之力也

余自公謝政後待罪樞  
府悉公方略凡羽林期  
門無不道王司馬者媿  
余拙劣無似不能若平  
陽繼鄴侯之政規隨弗

忘臨淮入令公之軍旌  
旗一變然其精心妙策  
可爲萬世計者未嘗昕  
夕忘之今試一閱其實  
錄而星緯周回輿圖阨  
塞恍若指掌令公待邊  
至今日矣至脊脊多事  
哉余于此又有望于公  
焉漢代大司馬稱將軍  
位在諸侯王上羣公不



得與抗禮有大事下大  
司馬府任重無與均若  
趙營平八九十善用兵  
羌人畏之兵事固重老  
成哉今公雖引年謝事

天子方登延舊臣公行以  
元臣柄樞建不世之蹟  
懷通侯之印則此實錄  
者特公之緒餘耳功載  
盟府業著旂常方世世

倚公威信爲金城又何  
藉余老臣之稱述哉

崇禎戊寅秋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兵

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

御史管兵部左侍郎事

整飭薊州等邊備兼巡

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南京太

常寺卿太僕寺少卿三

奉

勅提督京邊東西二路馬

政兵部職方司郎中吳

翹申用懋謹撰



三朝遼事實錄序

昔班孟堅漢書十二帝

間二百三十二年一百萬

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

虞下至武帝三千餘年

僅七十萬言春秋三萬  
言而已夫紀事貴詳詳  
則漉漫而莫尋其要省  
覽尚簡簡或脫畧而莫  
溯其原今遼事十餘年

羽書之芻午封事之克  
楹還雜浩繁至不可勝  
紀流觀泛濫如舟行巨  
浸靡測涖涯余從奴孽  
初起躬歷艱難宵旦拮

据遇事援毫循年覈實  
言言有據字字匪誣解  
組以來如范粲登車多  
年偃息間嘗思小醜披  
猖憂勞

至尊驚惕海內遼事不可  
不傳非親炙則疑于道  
聽民間杜纂新編久之  
竄入正史而虞有魯魚  
之溷也燕居之暇一一

敘述如手緝紛絲錯綜  
參伍廣按群議衷以管  
窺纂就一家之冗編謬

擬

三朝之實錄俾將來爰采

仰佐史窾用資謀野有  
判如璋而合如珪者矣

自東隅告急泛海飛芻  
曳輪策蹇戎馬憊于疆  
塲金錢殫乎帑藏殺戮

遍于遐荒謀議芴吹調  
遣四出搜括殆盡轉運  
如流一蹶而清撫再蹶  
而開鐵三蹶而遼瀋四  
蹶而廣寧追鋒撼搖關  
隘緹騎纍逮奔臣朽甲  
敗戈澤量山積流民潰  
卒蟻聚蜂屯

廷議經邊舉

朝蹶踏畧獲在後白刃當

前  
人  
避  
我  
趨  
拚  
生  
賈  
勇  
藉  
藉  
尚  
方  
之  
赫  
濯  
震  
通  
國  
之  
頽  
靡  
招  
集  
散  
亡  
整  
修  
廢  
堞  
收  
復  
關  
前  
之  
棄  
地  
聯  
屬  
海  
外  
之  
孤  
軍  
揀  
負  
固  
之  
氓  
以  
保  
前  
屯  
置  
更  
番  
之  
卒  
以  
守  
寧  
遠  
運  
海  
島  
之  
儲  
糈  
飽  
我  
士  
伍  
市  
遼  
西  
之  
窖  
粟  
濟  
我  
邊  
民  
傳  
鍤



勦川湖之叛寇移師靖  
山左之蓮妖聲靈旣播  
虜部輸誠朶顏三十六  
家虎墩兔八大營取次  
受欵俾關東城堡復歸

版籍物力軍需大從省

約

中外晏若

朝署清寧訂盟講學識者  
占恢復之有機昇平之

可望也詎圖黨局分門  
傳檢壬鼓釁時人樹趨炎  
中之幟俯觀襲垂成之功  
愆憑紛更亟圖進取此  
時狼煙且熄胡然勞黃

閣之塵虎旅方張猝爾  
似金牌之召封疆重任  
臨軒專委一旦傳宣整還  
朝之劔履余甫幸其息肩  
已矣而事出無因釁非

已作時乎守乎自茲以  
後誰能躡遼陽之織塵  
寸壤乎人經幾換薪火  
猶傳功竟無成關河仍  
舊累挫轉深敗氣大誰

省營非常九塞監臨諸  
鎮掣肘其究罪督寡謀  
潛通介紹遣弔唁生降  
志墮體奴使潛窺單弱  
決策東侵壞我藩籬禍

移屬國諸虜鞭辱通官  
甘心從逆于是長昂先  
叛挿部西奔大寧一帶  
皆爲奴地素囊滅而卜  
石兔逃三岔可以無守  
而薊宣爲直捷之途矣  
三輔傷殘肉林骨阜功  
隳興築大將幾成釜魚  
禍起調援叛賊久爲逸  
獸五年爽滅奴之約三

韓緩克復之期大都遼  
事之失起于同儕之擠  
軋壞于大猾之鑽營東  
垂罹劫殺之運地遍于  
戈西壁開傀儡之場手  
提線索貨郎入幕債帥  
當權國人皆知不可彼  
鄉獨見優容陰盜國而  
陽盜名巧取官而貪取  
利攀緣附黨且至操戈

力薦同心竟成按劔明  
知尾大之不掉猶然百  
足之不僵用人每入牢  
籠虛伍習成故套弊竇  
一開九邊效尤法弛兵  
弱長鯨未馘孰清登海  
之波濤破甑難完屢窳  
盧龍之鎖鑰釀患至此  
藉非身在箇中鑒觀獨  
晰誰秉董狐之筆而定

千秋之公案哉慨惟遼  
土沉淪英雄喪氣或長  
算偶昧于幾先或履錯  
竟罹于債事或否臧而  
死法或捐軀而死敵浩  
劫所臨什不存一而乘  
忠殉

國文臣武士正副以及偏  
裨動至千百當事者掩  
罪蓋愆

廟廊之上又諱言失律名  
姓未彰艸木同朽白沙  
黃壤怨鬼長號赤葬青

燐遊魂莫返夷陵之土  
成灰萇弘之血化碧而

簡史不知其人浩氣消  
磨鬱結爲厲且巳午以  
後邸報不傳多識多聞

統歸聾聵集諸

廷則多偏諱筆之史亦至



或挂遺世道所以常存者  
獨此公是公非揭日月  
行之若始而混混終而  
泯泯乾坤不幾乎息耶  
以龍門之撰述而是非

頗謬于聖人輕仁義否  
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  
之美則古之良史其寧  
幾見古者修書出于一  
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學

班馬之徒傳及其世至  
唐用衆手人持杓鑿紛  
願異同莫之能一說者  
謂三代紀綱至于八書  
十志幾于絕緒余之爲

是編也急公死義之士  
必存其名飾非矯枉之  
談力闢其謬博採奏章  
無我寇我仇之恨祇持  
國是詎生瑜生亮之嗟不

國典而失褒貶之平不以  
衆斥而靳獨裁之義刑  
如磔督則余復  
命之章曾譏其輕進罪若

叛臣則余

平臺之對兩刺其奸貪當

事實爲腹心公論寧辭

斧鉞孔子之說夏殷也

而憂杞宋之無徵區區

謗陋惟集諸邸鈔以爲  
當年兵書疆事之徵徵  
信在我知罪繇人聊以  
存三代之紀綱而已矣  
崇禎戊寅季冬之吉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太子

太保加陞一級原任兵

部尚書前

兩京吏兵刑部尚書侍

經筵叅贊機務以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經畧遼東薊鎮天津登  
萊等處聯絡朝鮮

賜蟒玉 尚方劍便宜行  
事總理戶兵工三部總

督河道巡撫山東提督  
湖廣通省學政黎陽王  
在晉撰



贅言

韓昌黎撰平淮西碑多歸功

裴度李愬妻訴於憲宗碑

不實詔斷其文又命段文昌

為之以晉公之熟望昌黎之文

字當時有異議焉愬名信素

微能忍耻辱厚自損抑蔡平  
度玉以橐鞬見度遂巡以宰  
相禮受勅錫相臨以分義或  
有所自居若夫

天子至臣

尚方隆委回鎮屬其尚掌握三

邊聽至指揮即欲拓功害生

志汲因事轉移以飾中外

聞聽乃有意以引至所親遂

無端以奪至所至謂為

上指至至出而自行是也自請也

非專命也以為輿論乎其

以極易經而達讓非之願代  
替飾也自薦也非公柔也視

君命如弁髦而弄大臣於股掌  
不以疆事為兒戲手蔡之功  
勳之功也功來封涼國平章  
僕射節度旬日而踐父兄之

兩鎮度未嘗掩其功躬述之

報功匪薄矣不薄於躬而薄

於片石猶不能平婦人之忿拙

奏自鳴若夫關東關土周環橫

亘數百里在屯帶衛不啻淮

西之小州而存存奴之考全不啻



吳元濟之跋扈自樞輔出而  
前功并廢矣沿邊設帳之虜  
潛移山站負固之民盡殫覺  
羣陷而卒未瑋鎮之紛紜柳  
河敗而幾致新疆之大潰比  
再出而踐築凌之議遂召寇  
而羅數月之圍大將計降未骨  
枯而素三人之得脫未仰調援  
登城破而既且七是以摧殘後事  
如斯初心大悖身雖已已而用人  
又迄至樞關罪已彰而遮護悉  
歸于線索竊念非衣冠之

新李逢吉之黨以異意排之然  
翹之見用也用而成功也則逢吉  
力為汲引也汲引以佐其成功唐  
之黨始人而非以始國今但知有  
黨不知有國矣顯晦之關於  
一人者小安危之關於國事者

大人臣受知

主上不自量度不自主裁始以  
聲氣名求而擁戴終以玩愒之  
墮落而沉寘大猾戒身叢神  
恣胆相株互結徑竇潛通荆  
棘尊生藩心離桀固瘠之肥已

銅錘兵虛九寒效先威靈不  
招禍延於國真可挽圖

## 二祖

十宗在天之靈寧無赫之天道  
容人以貧老而不容人以富全  
任人以拙來而不任人以巧攫  
躡之獨行者或默坐至出而趨  
之自飾者當亦禘至魄余之  
貧也拙也獨行而寡援也莊居  
深念亦自信至眩之不昧之  
天道而已

昭初老人自述於百苦軒

三朝遼事實錄跋

曩遼患孔棘家大人拮据中  
筮蓐食行間殷憂宵旦不遑  
寧處苾小子時得而親承焉  
已已歸里每得報輒廢書而  
歎曰有是哉邊事一至此極

乎兵虛而不可恃也餉靡而  
無可覈也效順之虜昔爲我  
用而今爲奴用也長邊數千  
里在在可窺而入也蓋自壬  
戌以後關寧失馭其所繇來  
者漸矣追惟河西奔潰胡塵

滿目犬羊充斥流離載道鴻  
鴈哀鳴天造草昧紛紛攘攘  
渝關爲劍戟之場矣彼時寧  
前不復則山海危山海不守  
則

神京危舉

朝胸膈而家君挺身仔肩以愧  
夫臨事怯避者銳志爲收復  
寧前之議以愧夫奔蹌失地  
者不請兵不請帑單車就道  
以愧夫多方請乞者比出而  
經畧欵訾相兼戰守互用關

前殘破之區重歸版籍而棄  
甲曳兵者怍矣無刺無非倏  
更倏代言者無已而自請行  
邊督師者妬矣於極危極險  
之地百難百窘之時幸不蹈  
前車之覆轍留樞簡任三告

乞歸家君曰此社稷之靈也

君之福也臣何功之有角巾私第口不言功而爲公論所許可復拜南銓之

命無何而權璫竊柄獨行見忤

屢推屢黜以至三載之淹璫殛而始正中樞之席焉是時邊防窳惰業五載於茲矣當袁督師之

陞見

御前矢口輕言滅奴因箴規之

相哂遂謀議之參商必欲易  
本兵以恣行其臆於是諫垣  
有水火之談而儉壬任苞苴  
之入債帥邇誅之疏投鼠起  
憎而  
召對欺藐之

旨批鱗觸忌偶緣惠安之增  
勅蘿葛株連瞥然投劾而歸矣  
藉令家君在任則薊兵不至  
抽單島帥何繇立粹挿部不  
遷素囊不滅而西虜不背約  
以從奴詎至陰許和而陽赴



援有引虎入門之禍哉老父  
年齡薄暮願不知名子情喜  
懼交切惟知愛日身之隱矣  
何用文爲顧念虜患披猖

君父蒿目十年遼事草野僅聞  
其繁史乘恐失其真斷簡殘

編悉從邸鈔中之纂集梓人  
乞付剞劂皆剗浮摭實之文  
無虛無贗董狐齊太史或取  
徵取信焉昔孫盛作春秋而  
子孫環向泣請更竄今當

國步之多艱公論之翕叶有二

三策之可收無五湖長之見  
嫉枋頭之失年未遠而人盡  
知之事不必諱卽諱言奚抹  
于已然之失策也父操筆而  
稽

國是子攝衣而讀父書不識有

當于編摩之一得否謹以書  
之簡末

崇禎己卯上巳日男會茲謹跋



一國史非... 生所能定... 仕宋登朝... 總爲塗說... 躬未  
親閱... 耳食... 之雜編... 無當... 肯... 存... 假...  
索賄... 求容... 于... 要者... 且多... 倚... 傍... 門... 戶... 與... 泰

三策之可收無五湖長之見  
嫉枋頭之失六年未遠而人盡  
知之事不必謹  
  


崇齋日限上日月界會茲藪班

之間末

國于歸率之新否藪以書

三朝遼事實錄雜引凡例

一國史有專成而今自爲纂述者何也漢命儒臣  
編史于東觀而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  
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之史宋范曄刪采爲  
十紀八十列傳劉昭復補爲漢志史非一手所  
能成諸家之書正以助東觀儒臣所不及也非  
諸史後來何從攷正乎  
一國史非書生所能述仕未登朝總爲塗說躬未  
親閱類多耳食今時之雜編無當肯綮有假此  
索賄市恩求容于津要者且多倚傍門戶毀譽

失真非信史之必傳直付漁樵之論可也

一詞館編纂不過採部科之奏疏六垣架閣數椽原本按時繳進而兵部之不存堂簿已三十餘年矣昨年之藁今歲無可覓者卽詞林有專筦章奏之官恐亦不能書錄也

一近事莫大于遼十載間功罪得失議論是非俱當備載今新編所註述者皆浮蔓之條陳及囂爭之筆舌不知榆關何以得守弃地何以得復至于喪師敗績不復深言護彼之短正以拚他人之長此皆山人流棍占風望氣逐臭附羶用

意之深爲將來渾殺正真之地遍閱諸刻雖無一言之詆及于予而其窺愛護者顯然見于言表矣此編一出必爲邪說偏黨者之所忌然而原疏具在

明旨昭然與諸大夫國人共質之可也

一山海之距神京所謂一重門限若無寧前關門必不能守余爲總理時抗疏爭之而黨人譏爲鹵莽之談旋責予爲經畧不收復關前地面則與纍臣同罪也比余果踐其言而黨人之氣塞矣旣無可指摘以加之罪乃陰謀更換以使

之歸時局如此而欲望邊臣之樹功書伐其可得乎

一海運最難始事者止十萬而頓加六十萬不知幾費心籌事乃得濟而新編並無點墨所謂問齒決而輕飯歎也余雖紀其事述其艱然亦僅存節畧耳

一史書專爲獎勸忠義若死事不傳無爲貴史矣此編必窮搜博載有宦者書其官以旌其殉國之節至于立祠賜謚加官予廕祭塋從祀闡揚朝典流傳萬載永慰忠魂

一史以微顯闡幽質疑辨難是以從井之妾必書其氏殉主之僕務列其名當死不死而勉圖旦夕之生殺不當殺而立染尚方之劔死敵而埋滅黃沙偷生而粉塗青史務求其實質之鬼神而無疑

一虎酋爲虜王奴強而插衆歛插則西虜盡歸約束我可以專力拒奴奴之所寒心也至丁卯而插部西遷遂不能紀綱各部皆籌邊者之失策五次入犯奴耶虜耶不能辨之矣

一辛酉失遼陽廷議以東征兵馬錢糧軍需兵

仗設總理三部侍郎此從來未有之官也海運米粟山積盈甲等件萬千朽爛虛耗物力新編盡為隱諱併新設之官無述焉一人創筆捕影者皆然艸野之間附黨劇于廟戰矣

一遼事起言路封章多為熊王爭戰守及廣寧失後為經撫爭罪案自今觀之孰戰孰守至其罪狀已正于西曹贅談不必盡述

一庚申已後多紀余之奏疏似覺其煩然所紀皆切要事也先儒胡致堂有云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知我罪我其亦聽之然余署部有

一百五疏百存其一撫東總理經邊亦存什中之三四家貧乏剗之資摘畧而非全疏也

一遼東為

本朝疆域其山川關隘險阻及外夷住牧聊紀崖畧以備開卷參閱

一敘事必遡原所始奴孽之先播毒于前代其後自相戕滅倏盛倏衰易為興歇余著其始事于篇端

一敘事必首編年奴孽繇戊午以暨丁卯十年間邊事明註年月歷歷可按其或以後事証前則

為有註另註某年月

一 卷 卷首 諸子 卷末 諸子 卷末 諸子

一 卷 卷首 諸子 卷末 諸子 卷末 諸子

一 卷 卷首 諸子 卷末 諸子 卷末 諸子

一 卷 卷首 諸子 卷末 諸子 卷末 諸子

一 卷 卷首 諸子 卷末 諸子 卷末 諸子

一 卷 卷首 諸子 卷末 諸子 卷末 諸子

一 卷 卷首 諸子 卷末 諸子 卷末 諸子

三朝遼事實錄雜引凡例 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次目錄

首卷總略

一卷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四月遼事起至已未十月止

二卷

已未十一月起至庚申五月止

三卷

庚申六月起是年九月為

泰昌元年



天啓元年辛酉二月止

四卷

辛酉三月至五月止

五卷

辛酉六月至八月止

六卷

辛酉九月至十二月止

七卷

壬戌正月至二月止

八卷

壬戌三月至四月止

九卷

壬戌五月至六月止

十卷

壬戌七月至八月止

十一卷

壬戌九月至十二月止

十二卷

癸亥正月至五月止

十三卷



十癸亥六月至甲子十二月止

十四卷 五月至五月止

十一乙丑正月至八月止

十五卷 六月至十二月止

十二乙丑九月至丙寅正月止

十六卷 八月至八月止

十三丙寅二月至十二月止

十七卷 五月至六月止

十四丁卯正月至十二月止

壬戌以後邊警已息奏疏漸稀非詳于前而略于後也

目錄終

三朝遼事實錄總畧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穉芻父較闕

遼東

中國之通遼東止山海關一路遼地蓋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暨無閭之地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戰國屬燕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漢武帝拓朝鮮地并轄遼東屬邑置四郡隋初為高句麗所據唐征高麗復其地置蓋遼二州五代曰東京金曰遼陽國初改為遼東都指揮使司領衛二十五所十一關

二營堡一百七十一永樂七年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開原即遼黃龍府戰國爲濊貊地漢爲夫餘國屬玄菟郡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今則河東西皆陷僅存一隅此一隅之地又係朶插受款之後在晉當關時收復發兵分守爲巖關之障蔽繼之者侈遠功驚撻伐而未有一矢之加遺日事興築而大凌之役釀禍無已追思往事可勝長喟耶

### 遼境諸夷

遼地東起鴨綠江西抵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起旅順海口北抵開原境外一千七十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境外有虜酋土蠻等部落住牧東北有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有朶顏福餘泰寧三衛自泰寧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三衛俱立市通貢虜中酋首以百計子姓部落以數十萬計直前屯者爲賴蟒等直寧遠者爲獐兔拱兔等直廣寧者爲小歹青以兒鄧黃台吉等折而西北則虎墩

兔慙爲虜王而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十言顧等又折而東則抄花等鎮安廣寧之間爲西虜反青虎墩兔慙抄花黃台吉拱兔等營錦義之間爲小反青營此河西三面虜也三岔河而東則額伯革等打大成等直海州西孛兒敗伯言等直遼瀋西煖兔宰賽等直開原西北則恍惚大等東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開鐵之間爲煖兔宰賽等營撫順至寬奠一帶東南俱近海此河東三面虜也今虎墩虎慙西徙宣雲邊外則虎酋舊地爲諸虜之營窟而遼境諸夷皆爲奴酋

所聯屬矣

建州等衛分處女直諸餘孽而奴酋所居建州老營地即中國歲取參松處其地北屏長白山南隣朝鮮東濱烏龍西附我撫清寬饜等處以甯公塔寨爲巢以五嶺喜昌石門罵多兒木其夾山兀鷄等關爲要害頗稱險阻然屢叛屢平鴟張爲邊患不旋踵而滅其地袤廣不過千里僅抵我中國一大郡柰之何邊臣失筭竟至西虜合併各邊被其騷擾不止爲一隅之寇矣

虜之在西北者又擦罕兒即老王子土蠻哈係元

後大部落在山後地名阿力素等處住牧離遼陽  
邊外三百餘里擦罕兒小部落在山前廣寧邊外  
青山住牧離邊一百餘里河東市口于南北兩關  
開原慶雲等處河西市口于廣寧團山義州大康  
堡等處

### 三岔河

按三岔河當全遼適中之所爲東西咽喉其上流爲  
遼河分爲三水俱出建州界內逶迤潑河歷黃泥窪  
合而爲一南行百餘里爲三岔河又一百八十二里  
而歸于大海當洪武辛亥以渡海定遼之故附山東

而山東之餉遼者必取道海上由三岔河入路河以  
達廣寧之二十里舖此河爲全鎮要害原不從今日  
始境外一帶向係抄花諸部住牧之所搶掠不一最  
爲衝緊自河東沒而盈盈一衣帶水且爲今日華夷  
之界限矣河距廣寧百八十里而遙中間爲西寧西  
平西興鎮武平洋等堡地勢卑窪陰雨積潦每成泥  
淖黃泥窪一帶入夏水淺易涉向以虎憨兔諸酋爲  
在晉所撫款願効力協守與奴阻隔今虎酋遠徙奴  
合西虜爲一家旣渙之虜豈易再合悠悠此河浮馬  
可渡三岔失其天險矣

南北關

海西建東處遼之東名爲東夷海西者南關北關也  
建東者建州即奴酋今地也嘉隆間有王忠者爲塔  
山前衛夷首部衆強盛凡建州海西毛憐等一百八  
十二衛二十所五十六站皆畏其兵威于是悉得  
國初所賜東夷一千四百九十八勅因創寨于開原  
靖安堡廣順關外住牧以便互市入貢即開原所謂  
南關也當是時東夷酋首之黠者隸其部下無一人  
敢爲內地患自忠死無子其姪王台不能輯和部衆  
遂各自爲強 勅書亦皆分散建州三衛四百九十

九道爲建州夷勒勒把督王杲鵝頭等分領今併歸  
奴酋矣塔魯木衛夷酋捏哈得 勅二百道建寨于

開原東北鎮北關外住牧即所謂北關蓋今金台失  
白羊骨之祖也後兩關構怨南關爲建州所擄而北  
關實爲之驅北關不得南關之 勅因而仇建州不  
可解楊鎬三路出師奴使人誘金白約講和勿助  
中國二酋云我金白屢受 國恩若有別心天地不  
容金白又與虎酋締婚虎酋在諸酋中特稱雄長藉  
其聲勢爲奴所忌奴以卑詞厚賄聯絡諸夷垂涎遼  
瀋然未敢即發難者以北關東隣奴地西接抄花宰

煖諸酋隔斷夷虜之路畏金白之襲其後也奴攻開原北關先期密報推官鄭之范不惟不信且鞭笞之御史陳王庭請宣諭獎賞二酋令多集兵馬札營開原境上倘奴入犯或徑搶奴寨或共力禦防兵部通置不省疏云北關始欲從征何乃臨敵喪約又疏云北關蒙我保護而臨敵違約與御史題疏絕不相蒙失屬夷之心而寡多助之勢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奴酋佯綴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北關北關原有二城金台失白羊骨分兵據守賊攻寨蒙以牛皮用蔽矢石自寅訖午金台失寨陷自焚隨攻白羊骨寨降之北關並覆老幼被擄挑壯丁九千餘名分隸部下八將剪平日之忌逞薦食之謀遼瀋之亾于是決矣

王者守在四夷四夷不守而中國之籬籬壞矣北關雖夷種乎而篤志殉義効死勿去紀此以表其忠

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闕墻引寇北關怨毒日深遂快心于王台子若孫自相屠割而奴酋袖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酋之黠也今撫夷副總兵王世忠爲南關裔朝廷用之

遼事實錄 卷六  
以勸四夷又給事中姚宗文奉命閱邊因訪金  
白部落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力  
革羈奴寨而得力革二女長速不他娶虜酋腦毛  
大孫桑河兒寨次中根兒娶虎墩兔憨會虎酋挾  
賞宗文遣謀虜營特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縻  
其意因所遣非人謾許啓釁給諫緣此掛議虜賞  
開端便成往例漸生要索經畧王在晉力持革其  
前賞于是給諫之議論始息矣

### 山海關

山海古幽燕地星分尾箕在析木之次東三十里至  
遼廣寧前屯衛中前所南十里至海北八十里至義  
院口關西九十里至撫寧縣此延袤之大槩也東踰  
關七里爲關前瞭望地餘悉屬遼西南北三方雖山  
溪沙瀨其一市一廛多爲撫寧民賦地衛屯牧所散  
落僅十之一耳去關城六里爲角山雙峯崢嶸向宛如  
角立脉自居庸古北喜峰諸山東迤透延亘千餘里  
俱鱗次設關隘障朶顏諸夷部聳峙面海而長城枕  
之控畿甸界遼藩角山之北直抵沙漠層巒彌望  
邈不可窮矣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  
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臨渝山麓海濱不盈一視

扼而塞之爲功匪易漢唐諸代建都陝洛擯爲荒遐  
有宋中葉委諸胡部凌夷之甚無復界限我朝掃  
逐胡元兩都定鼎即設衛建關以立中外之防關即  
衛城之東門爲國朝徐武寧所建爲朝鮮女直諸  
夷入貢及通遼商賈所由關法稽文憑驗年貌出入  
禁遼卒逋逃并商貨非法者城周八里一百三十七  
步四尺高四丈一尺土築磚包其外承平日久土石  
剝落山海之人第知防朶顏諸部不知防建酋也至  
是而京東鎖鑰以爲第一重門限城單薄而非可  
守人不能層列馬不能並馳在晉抵關正值潰兵離

披之後三水門衝成坑塹各堵堞多至欹斜於是築  
土加幫悉塼石整排兵仗疊置戎行居之以鋪嚴  
之以柵百雉增高四隅崇峙流民集而結城外之遽  
廬商路通而來日中之貿易夷人載米以市布虜部  
列帳而守關欵讐旣成人心已固山海屹然有金湯  
之勢焉關外卜築長垣丸泥可封函谷祇緣樞輔行  
邊議築寧遠窟窿山而止今窟窿之新邊安在哉

### 遼海

國初置遼故屬山東其航海自金州旅順關口南達  
登州新河水關岸計水程五百五十里而海中島嶼



相望遠可百里近止數十里舟易停泊有羊塌島石碣舊鐫可考先年由登萊轉運濟遼豐歉有無彼此兩利嗣因亡命竄入海島爲患設禁始嚴遼遂坐困萬曆二十五年以來議從海運餉東征士卒其禁稍弛而旅順復設防海遊擊以控扼之雖則爲運實以爲防戊午奴陷清撫復開海運初始者登州道陶朗先也歲運十萬石者東撫李長庚也比長庚轉督餉而在晉代長庚以撫山東則歲加六十萬矣數轉加難轉甚至廣寧沒而獨急天津之轉餉餉關寧軍民之命待食于一線之海道餉不繼則關寧之守立隳

危哉籌

國者之疎也

建夷

女真古肅慎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隋謂之黑水靺鞨部落在南者籍契丹爲熟女真在北者不入籍爲生女真初靺鞨強盛號渤海後寢弱臣于遼遼避典宗諱更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江水微黑亦名黑龍江白山黑水金所由開國也宋爲完顏氏金歸元設開元路改萬戶府五以總攝之 國初分爲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一

東方諸夷之爲衛所者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  
曰建州女直即今奴兒哈赤之屬其一日海西女直  
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  
挹婁夷來歸置塔山塔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  
西女直始入寇寢勾建州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爲  
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  
貢謹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益強能得衆居開原東  
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屬南關其逞加奴仰加奴  
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屬北關開原孤懸  
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

台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台最忠順因聽襲  
祖速黑忒右都督爲之長東陞晏然耕牧三十年台  
有力焉國初女直悉衆來附選其酋長授官爵征  
調惟命已建夷與毛憐相攻殺宣宗遣使招降遂

以建州老營地居之名爲東建州嘉靖間王杲爲建  
州右衛都指揮使黠慧剽悍數犯邊殺僇甚衆誘殺  
我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鼓行  
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萬曆初  
元侍郎汪道昆閤邊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  
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靉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岔口

寬奠堡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修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兀堂制之頗遵漢法三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簋厚市夷賞謀杲匿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勦杲僞以蟒掛紅甲授哈納脫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賀湊宣諭台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獻俘 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眎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是時王台所轄

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 朝議方懸購會逞加奴仰加奴強盛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杲子阿台亦怨王台父子轉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仰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李成梁乃勒兵出塞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始仰逞二奴父都督祝孔革一名捏哈為台叔王忠所戮奪貢 勅并季勒寨及台以女妻仰加奴卵翼之已加奴等結婚西虜哈屯慌忽太潛為嚮導勢漸張日伺隙修怨台子虎罕兒好殘殺部夷虎兒干白虎

赤先後叛歸加奴因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刺江上夷  
與虎罕構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把太  
可五寨屬台他如灰扒兀刺及建州夷不受鈐東南  
關勢漸蹙台竟以憂憤死 上嘉台忠 賜諭祭采  
幣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兔次康古陸次猛骨  
孛羅而三馬兔早歿康古陸台奸生子爭分父業爲  
虎兒罕目攝亡抵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母溫  
姐又北關二虜妹也因與虎兒罕借兵黃台吉復季  
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實陰收白虎赤等自益巴虎  
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矣萬曆十一年阿台糾衆大

舉深入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從撫  
順王剛台出寨百餘里直搗古勒寨用火攻射阿台  
死連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夷住牧莽子寨與阿  
台濟惡亦梟逆也是役得二千二百二十二級論功  
陞廕杲子孫靡遺東夷震懾時逞仰與白虎赤益借  
西虜煖兔恍惚大等騎萬餘矚猛骨孛羅并虎兒罕  
子反商日尋于鬪總督周詠因念反商弱猛骨孛羅  
嗣立衆未附請加 勅彈壓逞仰土奴乘冰堅復糾  
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李松密與李成  
梁計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斬逞加奴仰加奴

及白虎赤逞子兀孫孛羅仰子哈兒哈麻殲焉捷聞  
賜爵有差自是海西警服台子孫息肩可數年逞遺  
孽卜寨仰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連西虜以兒  
鄧侵掠部夷及反商數入威遠靖安堡而那林孛羅  
尤狂諄挾索貢敕如二奴時萬曆十五年那林孛羅  
引西虜恍惚太等攻把大寨我兵往援是時王台孽  
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虎兒罕歿即來歸已併  
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孛羅反商鼎立至  
是以仇虎兒罕故甘心反商爲北關內應因約反商  
叛夷阿台卜花共攻反商擄貲畜而猛骨孛羅以母

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反商妻協謀誘殺開原兵  
備王緘乃檄叅將李宗召等勒兵執溫姐康古陸已  
念戮溫姐則猛酋携釋之止囚康古陸需命而猛  
骨孛羅竟爲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反商因自焚其  
巢往十八寨并劫溫姐去巡撫顧養謙奏革猛骨孛  
羅勲爵劾緘玩寇釀亂逮問科臣彭國光爲緘不平  
以失事推諉論養謙上欲置于理閣臣疏曰先年  
開原地方屬夷王杲爲患賴有海西王台擒獲王杲  
獻俘闕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旣死王杲之子連結  
仰逞二奴爲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寨擒殺王

杲之子後仰逞二奴見王台二子微弱欲行雷害李成梁又擒殺仰逞二奴然則海西諸夷順即當撫叛即當勦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勦之非以血戰之功爲妄以報國之忠爲欺則邊將隳心解體爲害豈淺淺哉伏望皇上特賜體察寬王緘不究往事尤爲妥當伏候裁奪次年李成梁從威遠堡出寨卜寨棄其師入那林孛羅壁成梁縱兵直搗砲擊城裂二酋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還開原釋康古陸使和反商王台子孫皆全反商許建州奴兒哈赤婚內倚中國而外以姻

重寢北關謀令反商以叔事康酋以祖母事溫姐刑牲盟遂爲均兩關勅蓋自永樂來給海西屬夷勅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勅驗馬入貢兩關酋領之視強弱上下先是逞仰二奴父強則北關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多至七百道北關不能二之一今無論強弱與之平南關以五百北關以四百九十九差縮其一存右南關意諸酋並羅拜服亡何康古陸死感不殺恩將暝屬溫姐猛骨孛羅無負國又亡何溫姐以乳瘡亦死兵備成遜因令北關卜寨那林孛羅南關猛骨孛羅反商面相結釋憾並請貢

十七年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反商先入貢且以  
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加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  
奴佟姓建州枝部也先是李寧遠擣阿台夷其巢奴  
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爲嚮道塔失阿台婿  
也教場塔失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奴方十五六歲  
請死成梁哀之且虜各家 勅書無所屬悉以屬奴  
奴雖得王杲 勅人多不服乃結婚北關以資其勢  
勢漸強事 中國頗恭謹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  
及與反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越二年反商死先是  
卜寨亦以女許反商那林孛羅妻則反商姊也反商

酗酒好殺衆稍貳反商往卜寨受室因過視姊中塗  
那卜二酋陰令部夷擺思哈射商殪今廣寧降夷指  
揮王盡忠即反商弟吾把太當時逃奔內地正爲避  
北關之難事在十九年正月時奴兒哈赤妻明安姐  
方歸哭兄反亦爲卜寨所擄取索之再三不與轉開  
原爲代索亦不與於是奴與北關絕二十二年那林  
孛羅卜寨又糾西虜宰賽煖兔恍惚太反東夷灰扒  
兀堂與猛骨孛羅等十餘營兵七八萬同搶奴酋以  
兵邀之于隘卜寨馬蹶被殺奴勢大振北關請卜寨  
尸奴兒哈赤剖其半歸之北關建州遂爲不可解之

仇而東夷諸酋亦稍稍背北關向建州矣乃北關那  
林孛羅雄心不已仍欲謀南關遣 勅二十六七年  
間屢以兵侵猛骨孛羅猛骨孛羅迫乃結婚建州以  
求援于是奴兒哈赤乘機擄猛骨孛羅殺之而收其  
勅三百六十三道是擄南關者建州而驅南關者北  
關自建州擄南關來奴勢愈強後三年倭陷朝鮮  
中國徵兵奴以保塞功得加龍虎將軍秩視王台時  
矣奴勢猖獗閣臣葉向高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  
夷最爲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  
惟遼左最甚非李化龍告臣謂此酋一動勢必不支

遼左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乞  
下廷臣作何計較再行區處奴與海西夷忽刺温約  
婚侵朝鮮陷潼關堡又結西虜噶灰扒黑龍江上諸  
夷寬奠新疆居民六萬口逼奴穴住種參貂市易漸  
狎李成梁再出鎮徙還故土棄新疆爲甌脫二十四  
年八月奴沿清河邊疆裁參索價復爭入貢車價語  
狂悖邊吏始倉皇請兵而朝鮮亦報奴酋席卷江上  
并圖其壻江夷卜台吉急因率所剽技北關金白二  
酋匿之修怨仇殺兵科宋一韓乃以棄地啗虜參成  
梁及撫臣趙楫矣尋奴兒哈赤日治兵聲畧北關遣



子莽骨大以萬騎修南關寨已又闌入靖安堡聞那  
林孛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又勒騎往撫順關脅  
蟒段牛酒又勾西虜宰賽煖兔等窺開原遼陽邊吏  
倉皇告急御史熊廷弼按部請添募兵兌寺馬急撫  
北關且收宰煖以携其交項之奴酋遵諭減車價入  
貢及還張其哈喇佃子即前成梁棄地也廷弼疏稱  
其地止一山溝不可堡柰何以一峽了棄地之局科  
議請釋建州爲外懼姑置侵地先許貢以寧東方三  
十九年部覆如科臣言報可奴酋忌其弟速兒哈赤  
兵強計殺之復耀兵侵兀喇諸酋四十一年三月益

墾南關曠地併糾西虜宰煖卜兒亥瓜兒兔二十四  
營盡裹甲馳清河間以好語給都御史張濤謂撫安  
等區畊牧日久請奉約新墾槩罷濤揣情形上言北  
關近且開二釁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復行併猛  
卜計北關堅拒不與會東酋壻卜台吉來奔北酋卽  
許婚老女卜酋遜謝爲別婚東酋乃忿號謂實匿伊  
逋壻其一金台失有女爲兄那林孛羅收養嫁宰賽  
反目頃金酋故殺那酋妻卽宰賽之外母宰賽乘隙  
挾求老女贖罪老女矢以死守宰酋忿相攻北酋怨  
奴酋賄結請釋二憾無養癰東建也奴酋遣使干骨

里翹不背漢額往畊牧新添者盡撤請質子聽朝  
議進止其北關匿奴壻卜台吉勅發完聚當永紓遼  
患時濤甚侈其功未幾奴酋度我弛備卽嚴兵圍燒  
金白十九寨總督薛三才疏爭往事失策若北關再  
析入奴東方憂滋大四十二年奴益勾西虜圖北關  
而煖兔乘機挾老女北關願與煖兔子締姻奴狙詐  
自喜每發兵以圍獵爲名不知所向已復墾前罷畊  
地叅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查勘將前四堡及白家衝  
松子二堡共立碑六大書番字碑陰明年永不敢越  
種部夷盜駿陽馬卽戮碑下以示恭謹四十三年北  
關白羊骨竟以老女與煖兔子蟒谷兒大婚開原遣  
諭不聽奴酋發兵三萬屯南關氛甚惡在事率爲寒  
心而都御史濤誤中通官藉大成之魔爲奴所惑釀  
成大患奴遂駸駸不可制矣

遼事實錄總畧

終

臣等謹將

人太愚於此

必命

備不

謝白



書